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四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五

答呂東萊

康節恐是打乖法門非辭免之正伊川再受西監止是叙復元官還蒞舊職又可逡巡解去即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爲比欽夫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汨所守之義此語甚直截但渠却不曾爲思量如何避免得脫若只如此廝崖恐亦非臣子敢安也千萬便爲盡以此意達之韓丈得早爲解紛爲幸

昨嘗奉懇一言於韓丈又專書禱之幸早爲贊成使得速如所志幸甚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爲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爲意者則以君

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爲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爲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爲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雖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前日申狀及與韓沈書不能盡述此意幸請爲言之有以發明其所不能言者

與王尚書

佐

始來不爲久計不欲多挈孥累今只一十歲小兒一孤甥及學者一二人在此天寒歲暮官舍蕭然兀然如一老頭陀時一自笑且自歎也廬阜山水之勝粗快野心然非休務不敢出出又不得留愈覺拘悶行亦力懇諸公以必去

爲期耳

某之族祖奉使直閣諱弁早從中州士大夫遊文學甚高
建炎初銜命虜營見留十七年全節而歸又以忤時宰不
及用而死藁殯西湖之智果院三十年矣其孫照者貧悴
亡聊不能歸葬故里今欲只就左近卜地以葬竊意欲丐
台旨以重其事庶可必得今悉令取稟倘蒙矜許却令踏
逐別具申請也

向乞通理夏稅側聞甚蒙尚書同右司文維持之力但廟
堂旣無果決版曹又巧爲沮抑至今未決甚可恨也竊聞
檢放文字體式許以見示久未及請今願得以爲法專此
拜請幸即付去人此事自屬漕司更告因二漕語次及之
及早行下州縣令受狀檢踏爲佳蓋早禾已刈至八九月

不復可辦豐凶官司但欲罔民多取而不知僥幸姦民反乘此以欺有司也

區區按事噬腊遇毒極爲可笑然公正之朝不宜有此亦姑任之但若竟如此則荒政亦不復可料理亦即引去矣

答趙都運善譽

向來所呈啓蒙不審已蒙過目否近覺得有說未透處頗加改定旦夕修成別寄上也

理財之說尤切時病今之所謂理財者豈復有義正是豪奪耳聞蜀中亦苦賦重民貧不審何術以惠綏之

與田侍郎子真

引飲想良已生果安能發渴却是渴後喜食生冷此須究其根原深加保養不可歸咎求節諱疾忌醫也比來陰雨

過多氣候不正元氣不固者多是立脚不住平地喫交此
一種病尤當過意隄防莫教隨例倒却也

求疑當作未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 外人無交
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
安身立命耳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看前日報行章疏便要回面汙行首身投免亦不可得只
得守吾大玄也

所喻不平者何事此等大抵無足深恠所謂漸平者今乃
激而愈偏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湏還他是非者
湏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
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亭元符之建中所以敗
也時事至此拱手坐視無着力處病根豈有窮耶所得水

石知在何許恨不敢去一觀耳閒中所讀何書天下事既有所不得爲顧此一事尚屬自己若又因循放棄日月真可惜也

某一病兩月將行未果所上告老之章近聞亦已見卻勢不免復小紛紜或恐遂抵譴訶不可知也陰邪表裏欺天罔人方此之時不能仰首一鳴以期開悟而徒爲蓄縮自全之計求負臣子之責矣柰何柰何今從黃守惜人事致此書幸以數字見報凡鄉來見聞所及告悉及之亦懇黃守尋的便附來必不至浮沉也聞道寧鉤黨已有名籍而拙者辱在其間頗居前列不知何者爲之及所指餘人謂誰皆望一一條示也

昨日李通說舊居山水甚勝棄之可惜新居近城以此間

事體料之必不能免人事之擾只如使節經由不容不見便成一迎送行戶應接言語之間久遠豈無悔吝今年尤覺不便始悟東遷之失計賢者異時亦當信此言也片紙所喻非有疑於二君但聞是時坐間亦有它客恐致傳播不便耳時論日新于越章彭徐薛諸人必續有行遣未知輕重遠近如何耳薛竟不免枉道果何益乎某以議陵自効恐亦觸諸新貴之怒然已判斷不能關念也

休致文字已申本府尚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有遲疑即不免徑申省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却不削亦反耳衛公計時相見聞欲徙居盤澗若爾即尤相近也開正晴暖欲挈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番露頭面可厭更俟計度若幸無疾病即當扶曳冒昧

一行兼欲見石佛懸泉之勝也

士子之賢如施林諸人已相見皆如來喻但陳鄭未見旦夕訪問之當肯顧也五日一延見諸生力爲普說今頗覺有風動之意少假旬月亦當有以少變前日之陋也聞同官多得同志甚慰鄙懷其間亦有相識相聞者恨無由相會聚切磋耳近觀時論日就卑鄙而吾黨之士相繼而出似猶未艾天意儻遂悔禍則亦不爲無可用之人矣願相與勉旃荀卿子云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正區區今日之意也

某氣痞筋攣日以益甚休致文字州府已爲施行但舉城知舊無一人肯爲作保不免遠求左右想無不可得與僉圓付去人仍借一得力可託人自持印紙隨之令俟批上

却將以還免致失墜尤幸也來書前後不同東閣郎君之說蓋出老犬向得其書亦自言此意甚勤懇然事始已行不可復收矣只得向前旁人指點一切不能管得楊子直黃商伯乞宮觀而遭繳豈有某却望復職致仕而求恩澤之理雖至愚者知其必不然矣况今不作奏不通廟堂書劄而陳乞狀內亦不敢叙歷任年月其意亦自可見也昨日又得黃仲本書云得親戚書議者方欲申嚴謝事條制渠是謝胡姻家語必非妄此亦似是有爲而發若但驅逐不容更在仕路猶是善意萬一或是以此速其必來而因以治之亦無可避之策只得依經據禮冒昧向前看他如何區處若幸得一章痛加排詆置之竄斥不容休致之地即在我者亦有辭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昨日作誠父書

託其致意不知曾相見否或未見可惜取一觀然其說亦大槩與此相表裏也欲作衛公書道此曲折數日又苦目昏不能謹書或因便問及亦告及之演山觀瀑之約夢寐不忘然湏病軀稍堪扶持及此一事結斷了絕始可出入以此反增煩懣耳渤海方繳陳益之宜春之命去冬所傳上饒亦恐是浪語耳中間議論稍平僕便疑不久諸人豈坐受縛者勢必多方遊談脅持恐赫以必勝爲効自此當漸見之繳詞未報其間必有大開闔可想也

與章侍郎

茂獻

頃幸同僚寔深慰喜雖趣尚之同彼此默喻然未嘗得從容傾倒以圖事變之所終極而遂匆匆去國至今以爲恨也昨聞忠言正論愍于群小遂以口語翩然西歸嘗附一

書於上饒少致區區高仰之意而車騎已遠遂不可及但有懷想不能爲情近得張元德書竊聞還家爲况甚適吾人私計固應隨處而安但國論大變日甚一日令人憂懼便覺無頓身處不知上天至仁何故生此等輩使能譸張幻惑以敗人之國家也昨在經筵不能上爲明主預陳此說吾輩亦不得爲無罪矣於今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嫠女旣罷江陵恐亦難安得其近書否念之不能忘也呂子約經由曾相見否諸賢盡去幾於空國矣樓孫獨未知所謂國是之論初甚駭聽徐觀其間意實微婉不知還是從之文字否果爾亦足以去也適聞乃是南牀語亦可見打不過處恐亦不爲同列所容矣良齋謝丈奄忽云亡後進失所尊仰欲附一書弔其子而未有以將之須例後便恐或

相見幸爲及之也誠齋久不得信不知成行否九級浮圖八級已了只欠此一級固當爲天下惜之也某自四月初大病至今中間危急已爲納祿之請近報未允前此辭職亦未果決適間聞有疏其名字牽連四十餘人以白于上者如此則非久勢湏別有行遣然數日前嘗以周易筮之偶得遯尾之占見乎蓍龜者如此則亦非彼之所能爲矣將安避之哉

解袂之後亦知世路漸艱然不謂乃爾之遽也久欲致一書以病不能引領鄉風徒切歎仰近得宜春袁推書具道存問之意亦知雅眷之不我忘也

向來從游不款至今抱恨顧此衰朽疾病日侵恐不復有承晤之期矣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怠

未知終安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
是責者非左右吾誰望耶子壽想時相聞近亦得書衡陽
之觀當已過彼久矣初意但恐不得久於零陵不謂造物
者亦復隨俗抵牾也需及廟議便欲寫呈以來使不能俟
當尋的便別寄也當時不知何故直爾匆匆更不暇博盡
同異而遽爲毀撤之計甚可驚惋豈於是時已有撞壞之
徵耶

廟議固可恨然自有觀之乃有大於此者令人痛心子壽
竟不免推遷至此乃是無人肯受惡名今遂決之其勇亦
可尚也

然自有觀之一
句恐有誤字

昨幸同朝列雖不得日夕從容然荷相予之意甚勤而襟
期所屬以爲可同天下之憂者如門下亦不過三四人耳

今不幾日而風流雲散恍然一夢發不恤緯母深此懷而
生死契闊未暇論也不審次舍即今已次何許想徑歸清
江舊第矣頃歲經由見其登臨有江山之勝交遊中有老
成可敬有士友可親甚可樂想爲况亦不落莫恨不得往
從杖屨之遊耳子壽當已赴江陵見袁機仲說彼中形勢
事體亦甚可慮不知子壽何以處之聞北風殊惡計恐亦
不可爲久留計也

德脩得祠私計亦甚便但其去日遠尤使人不能忘懷補
之事勢恐亦難久留若更去却真空國而無人矣昨晚得
去相內口書今想已到于越矣

答尤尚書

袁

示喻程門諸人行事附見甚善龜山靖康間論事頗多今

長編中全不載蓋緣汪文當時編集之際楊家子弟以避禍爲說懇請刪去故雍傳即不見其章疏後來延平重刊龜山集方始收入他時或作楊傳不可不細考也尹和靖被召時適有臣寮陳公輔論毀程學尹公在道懇辭甚可觀又嘗論講和甚力皆不可不載者也南軒集誤字有是元本脫誤者如召閑處則拙者蓋有罪焉然亦曾寫與定叟恐其欲有回互不妨報及今承疏示當以示刊者有姓字處且令鑱減後人亦須自曉得也

奉三月四日手教一通三復慰喜不可具言又蒙封送差敕及所撰族祖銘文尤切感荷衰病之餘復叨祠祿已爲優幸而雲臺改命又如私請便得仰止希夷之高躅以激衰懦則又執事者不言之教也幸甚誌銘之作雄健高古

曲盡事情雖或節用行狀之詞而一經點化精神迥出正襟伏讀使人魄動神悚知君臣之義與生俱生果非從外得也竊謂此文實天下名教之指南寒鄉冷族何幸而獨得之然亦非可得專有之矣幸甚幸甚屬以一至城府歸憇武夷繚繞還家賓客書問疾病之擾無一日暇以故久不得致謝意然此心未嘗一日忘也

沙隨程丈忽見過留止旬日得款餘論啓發爲多如此等人老於州縣深爲可惜趙帥招之折衷奏議之編功夫亦殊浩渺也項平父白來紹興同官中極不易得來教所謂可用之才誠不易之論得書知欲此來未知能自拔否耳蔡君律書已成簡役精密悉有據依乃知前人大是草率恨不今年兄見之其曆書則未就然天略規模亦與律書